

04.568

王霸紅松

轰！轰！轰！

这是三声爆炸，跟着便有三处浓烟高腾，火光大作！

“销魂堡”向被武林人物，视如鬼城，一向安宁无事！

今夜不仅有“东剑”钟强，闯进堡中，并又连生爆炸，怎不令“氤氲教主”赫连匡，为之恼怒欲绝！

尤其他闪目一看，看出那三处冒起浓烟火光的所在，居然全是“销魂堡”中的机密要地！

第一处，便是自己所居的“氤氲秘室”！

第二处，是“销魂堡”中“粮仓”！

第三处，是堆积金银珠宝的“钱库”！

根据这纵火情形，来人不仅轻易进入“销魂堡”，并对堡中情况，了如指掌，才处处击中要害！

赫连匡急怒交并，一面吩咐手下，赶紧分头救火，一面却止住“乌指女”卫红绡，向钟强叫道：“钟大侠，有人来我‘销魂堡’中，故意搅乱，我们且把这场赌斗，略为延后如何？”钟强此时已知自己在三阵之中，连想胜一阵，都颇艰难，自然也愿意有些时间，可作充分准备，遂毫不迟疑地，点头答道：“钟强向不愿乘人于危，关于顺延赌约一事，敬遵台命，请教主指定一个时日便了！”

赫连匡道：“九月十五如何？”

钟强应声答道：“好，但有一件事儿，教主不可疏忽！”

常言道：“光棍一点便透”，赫连匡何等江湖经验？自然听得懂钟强的语中含意，向钟少强看了一眼，点头笑道：“钟大侠放心，从如今开始，直到九月十五，我们间所订赌约，未赌出结果之前，我决不许令郎钟少侠，离开‘销魂堡’中半步！”

说到此处，双方业已交代完毕，钟强自然不肯再作勾留，只对钟少强怒视几眼，便即向赫连匡抱拳告别。

赫连匡虽在堡内多事之际，仍不肯失礼贻讥，遂向夏侯彬扬眉叫道：“夏侯二弟，你代我送钟大侠，我要去察看是哪个吃了熊心豹胆之人，敢来‘销魂堡’中放火！”

夏侯彬躬身领命，把“东剑”钟强，送出“销魂堡”，刚刚礼别回身，已有教中弟子，前来传谕禀道：“奉教主谕，请副教主到‘氤氲殿’中议事！”

夏侯彬从脸上闪现一丝狞厉得意微笑，双眉连轩，立即赶往“氤氲殿”中，只见赫连匡正自怒发如狂，吼哮不已！

赫连匡见夏侯彬来到，拍案叫道：“夏侯二弟，你看这像话么？‘粮仓’和‘氤氲密室’整个烧光，无法抢救，‘钱库’也只救下一半！”

夏侯彬是做作好手，“哎呀”一声叫道：“这可不好，‘钱库’损失一半，还在其次，‘粮仓’既整个被焚，我们便须立即采办补充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赫连匡接口说道：“还有一件更令人头痛之事，就是那位刚刚替我把痼疾诊治得略有起色的‘酒糟扁鹊’庄七先生，也突然失去踪迹！”

夏侯彬皱眉说道：“庄老七是否在‘氤氲密室’之中，惨被活活烧死”

赫连匡摇头说道：“我已细察火场，其中并无遗骨！”

庄老七逃掉了么？难道放火之事，竟是这厮干的？”

赫连匡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然说道：“夏侯二弟，你往昔极为精明，今日怎么这样懵懂？火焚‘氤氲密室’一事，或可疑是庄老七所为，但他却如何知道‘销魂堡’的‘粮仓’‘钱库’，是

建盖于什么所在？”

夏侯彬见赫连匡脸色不对，遂抢占先机地，以一种佩服神情，扬眉叫道：“教主委实高明，如今我也觉得‘粮仓’和‘钱库’所在，外人难知，莫非‘销魂堡’中，竟出了内贼？”

赫连匡看他一眼，点头说道：“夏侯二弟，你这才是英雄之见，与我略同！”

夏侯彬陪笑问道：“教主高瞻远瞩，明察秋毫，你心目中是否发觉有甚可疑之人？或可疑之事？”

赫连匡冷然答道：“有，此人在我‘氤氲教’内，职位不低！”

常言道得好：“为人不作亏心事，不怕三更鬼叫门”，如今夏侯彬便因作了亏心事，故而听了赫连匡所说“职位不低”四字，便觉心中一震，忙自勉强镇定地，陪笑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教主说将出来，夏侯彬把他碎尸万段！”

赫连匡摇摇头说道：“他罪行尚未证实，只是极为可疑，我打算好好审问审问，查出他还有什么同谋人物？”

夏侯彬听出赫连匡所疑之人，并非自己，方始略放宽心，赫连匡继续说道：“本教副总巡察‘白眉吊客’凌瑞，在卫红绡姑娘与‘东剑’钟强，互相动手之时，曾经独自驱车出堡，车篷密盖，行迹极为可疑。”

夏侯彬知道自己这名心腹，落了嫌疑，不禁双眉深蹙，冷“哼”一声，目闪精锐芒道：“凌瑞纵令有事出堡，也不必驾车，此举着实可疑，应该把他传来，严加盘问。”

他说到此处，目注着自己另一心腹、“金凤堂”堂主“金刀毒羽”白飘天，低声叫道：“白堂主，请你亲自去把总巡查‘白眉吊客’凌瑞，传来‘氤氲大殿’，但不可泄漏原因，就说副

教主邀宴，凡各堂堂主，既副总巡查以上职位人物，一律参加便了。”

白飘天何等机警，一听便知夏侯彬用意所在，遂躬身领命，退出“氤氲殿”外。

未过片刻，白飘天仓惶转回，向赫连匡、夏侯彬二人，扬眉叫道：“启禀教主，副教主，本教副总巡查‘白眉吊客’凌瑞，已在属下未到之前，畏罪自杀，服毒而死。”

夏侯彬知道白飘天机警异常，业已体会出自己意思，把事办妥，不禁心中高兴，表面上则愤然叫道：“这厮……”

“这厮”二字才出，赫连匡便冷笑一声，目注卫红绡，扬眉说道：“白眉吊客凌瑞虽落嫌疑，罪行尚未证实，他在本教担任副总巡查有年，纵无功劳，也多勤绩，如今既已服毒自尽，你且代表一祭，并把凌瑞后事，仔仔细细地，妥为安排便了。”

夏侯彬何等聪明，一听赫连匡这些话儿，便知他是取瑟而歌，意在言外。明面上，他是度量宽宏，嘱咐卫红绡替“白眉吊客”凌瑞，妥为料理后事，实际上，却是动了疑心，命卫红绡仔细检查遗体，看看凌瑞究竟怎样死去？

夏侯彬猜出原因，不免心中忐忑，生恐白飘天留下什么破绽，遂向这位“金风堂主”，看了一眼。

白飘天体会出夏侯彬在这一瞥询问眼色中所含意义，便自不着痕迹地，摇了摇头，对赫连匡抱拳笑道：“教主真是厚德深仁，泽及泉下，委实令我白飘天，佩服万分。”

这两句话儿，听来极为简单，但却是神色从容中，向夏侯彬暗示，告诉他尽管放心，自己处理得极为干净，不会留下破绽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他执掌“氤氲教”务，向来专横独断，一意孤行，故而其余群雄，尽皆默然，谁也不愿多口。

赫连匡到了“销魂堡”的正门以外，果然看见那“酒糟扁鹊”庄七先生，傲骨嶙峋地，岸然独立。

庄七先生一见赫连匡亲自出迎，便怪笑叫道：“教主爷怎么纡尊降贵，亲自来迎，你大概在接得名帖以后，不相信庄老七会嫌这些日子的阶下囚，当得还不过瘾，竟再度自投罗网？”

赫连匡委实摸不透对方来意，只好摇头笑道：“七先生，你说错了，这些日来，虽请你屈驾‘销魂堡’内，却只为‘座上客’，决非‘阶下囚’呢？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座上客也好，阶下囚也好，我们有甚话儿，且到堡中再说。”

赫连匡因氤氲“密室”，暨“粮仓”“钱库”等紧要所在，接连起火，已知“销魂堡”内，确有生心叛乱之人，颇想利用庄七先生说话之际，冷眼旁观，察着手下群雄的神色变化，遂表示同意地，点头笑道：“好，我们到‘氤氲殿’中一叙，七先生请。”

庄七先生毫不客气地，大步而行，与赫连匡双双进入“销魂堡”，到了“氤氲殿”内。

这时，夏侯彬因觉事态严重，业已乘赫连匡外出迎客之时，嘱咐“金刀毒羽”白飘天，暗把自己所结心腹，悄悄调集在“氤氲大殿”内外。

他本是企图目前保存实力，等赫连匡与江湖群侠，力量对消以后，他年东山再起的长远打算，但如今情况突变，遂也不得不作孤注一掷的万一打算。

夏侯彬决定若是“白眉吊客”凌瑞，在“酒糟扁鹊”庄七先生面前，露出重大破绽，庄七先生又转告赫连匡，赫连匡并疑及自己时，便制敌机先，抢前发难，否则，便仍获采取“驱虎吞狼”的稳健上策。

就在夏侯彬悄悄安排，尚未完全妥当之际，赫连匡业已把庄七先生，迎进“氤氲大殿”。

夏侯彬偷看赫连匡脸色，觉得尚无异状，遂心中略安地，从容起立，但已戒意颇深，尤其对于赫连匡独步乾坤的“氤氲化血指”力，加强防御。

宾主落座以后，庄七先生首先向赫连匡怪笑问道：“赫连教主，你知不知道我庄老七为何再来‘销魂堡’，自入罗网？”

赫连匡摇头答道：“我在猜测七先生这项如何再进‘销魂堡’的问题之前，却想先知道七先生是怎样出得‘销魂堡’？”

夏侯彬闻言，也自注意聆听，因为庄七先生之如何答话，对于他的关系太大。

庄七先生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但却只能说出前半段……”

赫连匡略感惊奇地，接口问道：“七先生为何只肯说出前半段，而吝于见告后半段呢？”

庄七先生苦笑说：“因为后半段的经过如何，连我自己也不大清楚。”

说完，遂把自己怎样见一蒙面人，进入“氤氲密室”，把自己昏迷之事，讲说了一遍。

夏侯彬听得心中一宽，知道“白眉吊客”凌瑞，除了驱车出堡，引人起疑之外，并无其他破绽，如今既被“金刀毒羽”白飘天杀之灭口，业已不虞败露，根本用不着发动埋伏，与

赫连匡、卫红绡等，做甚孤注一掷。

赫连匡在听完庄七先生所说之后，略一沉吟，目注夏侯彬，皱眉叫道：“夏侯二弟，这事好怪？”

夏侯彬陪笑说道：“教主有何高见？”

赫连匡说：“如今‘氤氲秘室’业已成为瓦砾之场，七先生定是火起以前，被那蒙面人昏迷救走。”

夏侯彬点头答道：“这是当然之理。”

赫连匡冷笑说道：“仅仅‘当然’二字不够，我们必须设法从各种‘当然’资料之内，推求出‘所以然’来。”

夏侯彬发现赫连匡的说话语气，暨脸上神情，仿佛充满自信，不禁又有点提心吊胆起来，贯注全神地，注意一切变化。

赫连匡从嘴角掀起一丝比哭还难看的森冷笑容，目光如电地，缓缓说道：“一来那时正值我们与‘东剑’钟强，闹得不可开交，‘氤氲秘室’中，无人照料，二来此人于行事之际，是身穿宽袍，头罩黑巾。”

夏侯彬先自撇清地，装出一副矍然神色，接口说道：“照这两点看来，此人果是内奸，否则不易如此凑巧地，把握时机，并怕人认出他的本来面目。”

赫连匡冷笑说道：“还有更重要的第三点，和第四点呢，第三点是那‘氤氲秘室’在未被焚毁之前，不仅室中密布厉害机关，触者必死，还设有‘九宫警铃’，来人倘若不按那种‘倒游八卦’的步法行走，警铃之声，立将大振，第四点是此人迷昏七先生后，居然能轻易前往‘销魂堡’外，而告毫无所阻。”

夏侯彬觉得此时只有把一切嫌疑，都推在已被“金刀毒

羽”白飘天杀死的“白眉吊客”凌瑞身上，才是上策，遂“呀”了一声叫道：“这就不错的了，难怪那‘白眉吊客’凌瑞，一闻教主传呼，便自畏罪服毒，他曾在火起之前，驾车出堡，定是把庄七先生，藏在车上，再以他‘副总巡查’身份，加以掩护，方能畅行无阻，不受桩卡盘问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赫连匡突然狂笑慑人地，摆手叫道：“夏侯二弟，你错了，我所谓的‘内奸’，为数甚众，不只是‘白眉吊客’凌瑞一人。”

夏侯彬暗吃一惊，却故意就势装出一副愕然神色，瞠目不语。

赫连匡冷笑道：“因为凌瑞驱车出堡以后，火势方起，显然非他所放，而‘氡氡秘室’、‘粮仓’、‘钱库’等三处同时着火，又决不是一两人所为。”

夏侯彬只好表示佩服地，点头说道：“教主神目如电，无微不至弗瞞。”

赫连匡继续说道：“尤其那‘白眉吊客’凌瑞，虽然身为‘氡氡教’副总巡查，却从未进过‘氡氡秘室’，他怎会熟悉室内的机关，而把庄七先生轻易弄走？”

夏侯彬心头微跳，知道这确是自己万密一疏中，所留的唯一破绽。

但心中虽在担忧，表面上却不得佯作关切地，向赫连匡皱眉问道：“教主记不记得曾经进过‘氡氡秘室’，并熟悉室中机关布置的共有几人。”

赫连匡狞笑答道：“我记得，有这等资格之人并不多，除了你我以外，只有‘乌指女’卫红绡，‘小迷楼主人’宇文珊，三位护法，内三堂堂主，既‘总巡查’‘冷面阎君’郭白杨等。”

夏侯彬眉头皱得更紧地，目闪厉芒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在这些人物之中，必然另有奸细。”

赫连匡点头说道：“可以这样说，但这是‘氤氲’的家丑，不必当着庄七先生，再作表扬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转过面来，向庄七先生抱拳苦笑道：“多谢庄七先生见告各情，但赫连匡却仍猜不透七先生为何去而复转，仍请……”

庄七先生一阵呵呵大笑，截断了赫连匡的话头，接口扬眉说道：“这理由极为简单，因为教主既已成为我的病人，庄老七便不能不尽我的医生职责。”

赫连匡恍然笑道：“原来七先生再入‘销魂堡’之故，是要把我的病儿治好。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只要庄老七肯加疗治，我指下便决无不着手回春之人，倘若教主贵疾，竟不得痊，岂不把我这块‘酒糟扁鹊’的招牌，从此砸掉。”

第三十二章 神医妙策

赫连匡含笑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又要屈尊七先生在我这‘销魂堡’中，勾留一段时间的了。”

庄七先生摇头说道：“不必勾留，我替你开张药方以后，马上就走，因为你只消照方服药，三日后必愈。”

赫连匡愕然问道：“七先生不是说每日都要换上一张药方的么？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不必换甚药方，那只是向我敝同行，江湖医生们，所学习来的一种噱头而已。”

赫连匡皱眉说道：“原来像七先生这等盖代神医，也会摆些噱头？”

庄七先生失笑说道：“但我的噱头，与江湖医生的噱头不同，他们只会骗钱，不会治病，我却仍在替你治病，只不过使你进展稍慢，病情日轻，不是立即痊愈。”

赫连匡扬眉问道：“七先生要摆这种噱头，必有相当用意。”

“当然，我有双重用意，第一点是为了你并非以礼延医，而是恃强胁迫，我在当世武林中，也算小有声名，怎甘受此屈辱，自想设法脱身，或等友好来救，故而必须把诊治时日，尽量拖长，才容易获得机会。”

赫连匡抱拳一揖，含笑说道：“七先生，赫连匡向你陪罪，但我要声明，决非恃强胁迫，只不过怕七先生不肯……”

庄七先生摇手笑道：“教主错了，医家无分畛域，皆病

療，只要你对于我的医道，深具信心，我决无吝技之理。”

赫连匡笑道：“七先生第二点原因，又是什么？”

庄七先生舐舐嘴唇，怪笑说道：“第二点的原因，是想解馋，我每日替你换张药方，你每日便会请我喝上一顿好酒。”

赫连匡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七先生把我赫连匡看得太吝啬了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目光微注，见庄七先生面前，只放了一盏香茗，遂侧顾侍者轩眉叫道：“快拿酒来，七先生是今之刘伶，非酒不欢，‘氤氲教’虽然‘粮仓’‘钱库’双双被焚，但以酒待客，总还供应得起。”

庄七先生一杯在手，越发谈笑风生，扬眉叫道：“赫连教主，我以前要你尽慢痊愈，共有两点原因，如今要你尽快痊愈，却又有三点原因。”

赫连匡笑道：“七先生请讲，赫连匡愿闻其详。”

庄七先生举杯就唇，一饮而尽，伸出左手食指，向赫连匡怪笑说道：“第一点原因，是我已离开‘销魂堡’，此次重来，不是被迫，而是出于自愿，自然要显显我‘酒糟扁鹊’庄老七的本领，何况你赫连教主不论属邪属正，总算一代人豪，在我替你开完药方以后，大概不会再放心不下地，把我继续禁扣？”

赫连匡连连摇手地，大笑说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保证不会，我不单不会对七先生有所不敬，并将恭申重谢，亲自把你送出销……”

庄七先生不等赫连匡话完，便即摇头笑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不劳教主相送，少时自有我的友好，前来接我。”

赫连匡一愕问道：“有人来接，令友是谁？”

庄七先生笑而不答地，伸出两根手指，说道：“第二点原因，是我觉得贵教这‘销魂堡’中，有了内叛之徒，教主外御强敌，内察险人，必须全力应付，不宜再有恶疾缠身，庄老七受你供养甚久，彼此总有了点香火因缘，我遂愿尽我所能，使赫连教主在公平状况之下，应付一切事务。”

赫连匡听得好生感激地，举杯叫道：“七先生，赫连匡极感盛情，无以为谢，我且敬你一杯。”

庄七先生举杯饮尽，含笑叫道：“赫连教主，话已讲完，拿纸笔来，我要开药方了。”

赫连匡诧声问道：“七先生，你的三点原因才只说了两点。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因为倘若说出三点原因，会使赫连教主不大高兴，故而我觉得无妨省略，不说也罢。”

赫连匡目光电闪，含笑说道：“七先生尽管请讲，赫连匡诚如尊言，总算一代人豪，在气量方面，还不至于过于狭窄。”

庄七先生点头笑道：“教主既有雅量，我就直说，我有位朋友，久慕‘氤氲教’威望，及赫连教主盛名，要想闯闯‘销魂堡’和你们斗上一斗”

赫连匡果然不以为意地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四海八荒中的武林人物，想闯‘销魂堡’者极多，令友有此雄心，尽管请来，赫连匡看在七先生的金面之上，定会给他留些香火情份就是。”

说到此处，语音忽顿，双眉微蹙地，想了一想又道：“七先生，我有点不明白了，令友欲斗‘氤氲教’之事，难道与你使我病势速愈的第三点原因，也有关系。”

庄七先生点头笑道：“当然大有关系，我那朋友听得教主患病，便催我赶快替你治愈，以期不影响他的向平夙愿。”

赫连匡愕然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庄七先生怪笑答道：“一来，我那位朋友是顶天立地人物，不愿意欺负带病之人，二来，他认为倘若赫连教主有病缠身，会使他‘销魂堡’之行，打得不太过瘾。”

赫连匡失笑说道：“令友真是妙人，却也太已小看‘氤氲教’了，赫连匡这‘销魂堡’内，虽然不敢说是猛将如云，但若来上三五位当代武林的一流好手，恐怕也并不容易如入无人之境般地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。”

卫红绡坐在一旁，也忍不住地，扬眉问道：“庄七先生，你这位好友，到底是谁？”

这时，殿中侍者已把文房四宝摆好，庄七先生遂一面磨墨濡笔，准备开药方，一面目注卫红绡怪笑答道：“卫姑娘问得甚巧，我这位朋友，与你的关系，极为密切。”

卫红绡柳眉深蹙，苦笑说：“七先生不要乱开玩笑好么，你的朋友，怎会与我关系密切？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卫姑娘莫要不信，好在我那朋友，少时便来接我，你一看之下，便知道是与你密切的‘老邻居’了！”

“老邻居”三字，更把位“乌指女”卫红绡听得好不愕然，陡地一挑双眉，向赫连匡抱拳叫道：“教主，卫红绡讨枝大令。”

赫连匡愕然问故，卫红绡含笑说道：“请教主传令‘销魂堡’各处樁卡，对于庄七先生之友，不许阻拦，尽管放入。”

赫连匡方一点头，正待传令，庄七先生却已连摇双手，

怪笑说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那位朋友，生平最爱作不速之客，此时大概业已不请自来地，到了这‘氤氲大殿’左近，只等我把药方儿开好，便会接我走了。”

这几句话儿，听得满座“氤氲群豪”，一齐脸上变色。

庄七先生的两道奇亮目光，一扫四外，又向赫连匡和夏侯彬等，微抱双拳，含笑叫道：“赫连教主，夏侯副教主，请莫误会，，敝友并非轻视‘氤氲教’下无人，只因贵教十大好手，差不多全集在这‘氤氲殿’中，所剩下的寻常人物，就不容易能够发现我那位朋友，宛如天际神龙般的来踪去迹。”

话倒真是几句实话，但听在那些自命不凡的“氤氲群豪”耳中，仍具有相当刺激力量。

卫红绡首先目闪精芒，轩眉叫道：“好，七先生快开药方，卫红绡急于见见那位‘老邻居’，倒看他是我的左邻，抑或右舍。”

庄七先生笑道：“一非左邻，二非右舍，倘若定要打个譬喻，不妨说是他住楼上，卫姑娘住在楼下，倒比较恰当一点。”

“楼上楼下”四字，又使“氤氲群豪”，一齐陷入一种雾般迷惘之中。

庄七先生不再说话，先自连乾了三杯美酒，然后握管就纸，春蚕食叶般地，振腕疾书，那消片刻，便把一张药方开好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把笔儿重重搁下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脆响，吸引了“氤氲殿”内的所有群豪，一齐向庄七先生，凝神注目。

就在此际，“氤氲殿”外，突然响起了银铃般的少女珠喉，笑声叫道：“七先生，药方开完，该走了吧？”